

拆毀，原爲了建造

何尚允

「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當這分享放在大家面前的時候，「擴建神家·傳揚主道」這個 2008 年的教會主題應該高高掛起一個多月了。但是究竟我們要「擴建」甚麼？怎樣「擴建」？是誰在真正「建造」這個家？

容讓我提出一個反建議：面對自己、面對其他的肢體、面對外面的世界，在說要「建造」之前，我們實在不能不先說「拆毀」。拆毀甚麼？讓我認真地對你說，至爲重要的三方面：

拆毀那自以爲認識神的自恃

跟隨主的人不可能停止認識神。因爲我們所認識的，不是一堆的教理、規條，而是一個對象：是神。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關係。關係是不可能停止的，那一刻關係停止，關係就不復存在了。

你有否留意今天的信徒寧願聽／看別人的見證，遠多於藉神的話來了解認識神？我們都說讀聖經、返團契查經、上主日學很悶，很花時間。相反，電視機中傳來別人的見證卻鋒迴路轉，精彩絕倫！問題是，我們正以別人的經歷來取代神自己的說話！試問，單看那些八卦雜誌的報導就真的了解當事人嗎？當然，八卦雜誌的報導也是鋒迴路轉，充滿娛樂性；但最後，我們還是未曾跟當事人說過一句話、未曾跟他傳過一個眼神。以見證取代聖經，我們是在高談闊論關於神的種種（Know about God）以爲自娛，卻絕對不是認識神（Know God）。

主日學、團契查經，那些只是教會提供給我們的機會，問題還是我們怎樣了解自己的信仰。昔日保羅走到人生的最後，仍然要提摩太帶他的書和皮卷到監房交給他（提後 4.13），正是因爲保羅認定了他與神的關係是需要不斷更新的，而過程中亦必然看見自己的不足。讓我們問問自己，當我們走到生命的盡頭時，我們還會爭取最後一丁點的機會去認識神嗎？

讓我舉一個例子：一天我們只將神看爲單單拯救我們的神，那麼世上的事情就與我，和我的神沒有相干；因爲祂只是解決我死後何從的那位。但問題是我們忘記了神也是創造天地的主，既然神沒有放棄這個世界，我們就沒有資格去逃避這世界的種種——公義的問題、社會的問題、經濟的問題，生態的問題，它們仍然是我們的問題，我們的召命的一部份。過去的信徒不在這些議題上參與，正說明他們不了解自己信仰的豐富。

與神的關係，是需要不斷更新的。

真的，我們的信仰是需要不斷修正和更新的。信仰的內容不會變，但隨著環境的改變，我們應該以信仰中的豐富作不同的回應。不但如此，我們個別對神的認識都是片面和有限的。有時候，我們以為返了教會幾十年的，這就等於知道一切我所要知道的了，主日講道不是來來去去都差不多嗎？於是我們的耳朵開始聽不見、眼睛開始看不到，心也對信仰的事情變得麻木。我們不再追求成長，自信地以為信仰就是像我這樣繼續下去。直至一個特別的際遇和經歷來到，我們才猛然發現自己的信仰不能再幫助面對不斷改變的生活，我們就誤以為信仰不中用。誰不知不中用的，不是信仰...

另一個例子發生於 2006 年尾，我留意到教會肢體中充斥著怨訴與無奈。我們眼見自己所熟悉的肢體經歷著苦痛，卻不知道教會負責關顧的弟兄姊妹到底做過甚麼？但更深層的問題是這一切當中的信仰假設：當人陷入危機或生命中的傷痛，若外界有人「出手」，事情就會很快得到解決；說到底，我們不是已經同心懇切禱告嗎？你們不是懂輔導的嗎？為甚麼他／她的問題遲遲不能解決？為甚麼他／她的問題沒有好轉？

這是因為我們自以為經已認識神，或以為對痛苦的問題有了掌握。但在那一剎，那些沒有更新和修正的信仰，卻變得全不管用。

講解《耶利米哀歌》是在這種情況下萌芽的。因為我認定，真正的問題，不是「事情能不能解決」；卻是我們錯誤的以為，面對生命中的苦，唯一合法的方法，就是要「解決它」。這是那些自以為認識神的人的答案，卻不是哀歌的信息，也不是聖經的信息，亦不是神想要我們了解的信息。

不要避諱人性的軟弱，要明白赤露敞開，坦然無懼的到神面前陳明一切，才是受苦中神兒女最大的安慰與把握。哀歌從沒有放棄是「神同在」的堅持。滿身傷痕的人卻堅持向他們的神呼求一只因確信這一切神都親自走過的，祂能全然了解、接納、撫慰，甚至承載我們的哀傷，並引領我們走過哀傷的幽暗之徑，通向非經過哀傷就不能抵達的佳美應許之地。

要「擴建」神的家，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是「拆毀」自己—自己的驕傲、自己的偏見、自己那份自以為已經認識神的自恃。

若不認認真真的花時間、花功夫去讀通、讀明神的話；若我們不真正認識神，那教會的建築物再大，也不能遮蓋內裡的人的空洞。

「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拆毀那不可能和好的隔膜

信主日子久了，我們在肢體關係中碰的釘子也多了，我們與不同的人之間建起了很多的圍牆。築牆，是因為我們受過傷害，是因為我們要提醒自己「內有惡犬，行人免進」。

「認識他／她久了，就是這樣，不能改變的了...」我們對自己說，亦不斷的對其他人提出警告...

可悲的是，教會本來就應該是最能明白「恩典」、實踐「恩典」的地方。但慢慢地，我們忘記了甚麼是「恩典」，換之而來，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那種像交易般的人際關係。

在此關係中，我們一味的等待，等待別人對我們說「對不起」、「我錯了」、「請你原諒」。又或者，我們索性放棄了這個關係，因為「沒有辦法」，「他／她就是如此，放棄罷」...

結果是甚麼？在教會生活中我們被這些關係（或說「放棄了的關係」）所纏繞著。放棄了，卻絕不等於放下了。它卻如計時炸彈一樣，當有甚麼事情發生，我們所有的自衛神經便會再次被觸動起來。我們會做出一些更加愚蠢的行動、說一些更不應該說的話，雞毛蒜皮的事我們放到天一樣的大。

我們不能寬恕，反被這些關係纏繞著、捆綁著...

我想起新約聖經中，那封從不起眼的小信。它是「恩典」在信徒中間最真實和具體的例子—保羅寫給腓利門的短信。腓利門出走的奴僕阿尼西母成了基督徒。他自願回到腓利門那裡去，作為他成為基督門徒的部分意義。保羅力勸腓利門歡迎阿尼西母，不再把他當作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兄弟」（門 16）。在當時的情況上，這等於保羅在勸告腓利門，要把阿尼西母釋放。阿尼西母要藉著歸回向腓利門說明何為「恩典」，而腓利門則要藉著釋放他而向阿尼西母顯出「恩典」。雙方都需要存敬畏基督的心而行。而正因著這樣的恩典，那首先施恩的基督就能藉此釋放了兩者！

你曉得放棄自己的權利是何等自由嗎？那意味著你已從那沸騰的忿怒與怨恨獲得釋放；你不再因別人沒有按照你認為他們應當待你的態度對待你，而覺得忿怒和怨恨。

我和九位弟兄姊妹於去年（07年）四月開始「不再一樣」的小組。經過六個月在一起相處、學習，我們都從神那裡領受了同一的異象：我們教會的肢體關係是真的需要更新。但更新是需要付代價的，更新意味著有些我們不願意重提的問題和關係是要去面對的。那可能是你，可能是與你有嫌隙的肢體。

我們有沒有這個膽量、這份勇氣，去原諒？去說那句「對不起」？去真正讓主釋放你和虧負了你，或你所虧負的那些肢體？怎樣建造神的家？就是重申聯絡這以神為首的身體中的各部份；而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不管你，你也最好不要管我。

「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拆毀那「從世界撤退」的圍牆

弟兄姊妹，若我們用心傾聽那些從非洲或南美洲來的信徒分享，他們會坦然的告訴我們，他們所看到的北美並非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而是一個幾乎與其背道而馳的西方文化。他們所看到的是許許多多的貪婪和自大。在我們的社會中，幾乎找不到聖經中所說的美德——那種基督徒團體所擁有的捨己生命和彰顯的愛。相反地，他們看到的是感官和情緒上的耽溺，以及貪得無厭地追求自我滿足，並且是對一切變得麻木的生活。

重要的是，他們已經看穿了我們虛有其表的宗教語言，就是我們拋擲在这一切之上的那些基督教詞彙。

有些信徒可能因此會想逃離社會，躲入教會，以求慰藉。但那不是我們的呼召，我們在這裡都有自己的工作，都要找出自己在社會中作基督門徒的定位，而且也竭盡所能去作。如果只想過一個脫離社會的生活，那我們就失去了誠信，因為我們在主日講的是一套，在週中用的又是一套。

弟兄姊妹，我們就是不可以不停的撤退，將本來就是中性的不同媒介拱手相讓給XX（隨便寫下你以為最痛恨的基督教對頭）。跟著人家那邊說了甚麼，你不是抗議反對、就是開甚麼甚麼研討會大喊「道德淪亡，主必快來」。那有用嗎？不！我們要回到那些媒介中，善用它們。昔日「你棄人取」，今日就不要怨別人說不合你意的話。因為是你自己主動放棄了發聲的權利。唯一的方法，就是拒絕做個憤世嫉俗烈士，或是隨波逐流的觀眾。拿回說話權利。這是我們作為基督使者的使命。

除此，我看不出還有甚麼出路。

這樣的使命有哪些具體的行為？正是那些最平常的作為，例如基督徒捨己之愛、公義與盼望等，其實這一點也不奧妙。我們需要建立肢體間的自我認同，不是偶然去作，而是讓這些事成為我們生活的中心。我們要建立起一份共識：認定這些就是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並曉得這些並不是世人生活的中心，他們的關心從來都不在於此。

倘若我們可以培養出一種意識，讓捨己的愛、公義和盼望成為我們自我認同的核心——白天帶著去上班，晚上帶著回家——那麼我們其實就是在作顛覆世界的工作。我們必須了解，信徒這顛覆的行為與血氣之爭其實毫無關係，顛覆者並不是要在血氣上打仗，他們只作一件事，就是預備地土，一點一滴地改變，使人心漸漸朝向信與望，等候基督的顯現。

等候，因為建造的，從來就只有神，而不在我們。

「拆毀有時，建造有時。」